



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

(2005-6-30 14:49:09)

作者：李锦全

[摘要]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剔除其封建化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并经过批判性的总结，就能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孙中山、刘少奇都曾作过承传的例证。但儒学的推陈出新有个过程，大体是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从黄宗羲、康有为到现代新儒家都作过历史性贡献，但也有时代的局限。从“为民作主”到“民主制度”的创造性转换，从“返本开新”到“推陈出新”，这才是儒学在当代发展的正确进向。

[关键词] 儒学 批判继承 返本开新 推陈出新

今年“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主题是：儒学与当代文明。其中有个子题：儒学在当代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本是我们发展文艺的方针，但对在我国已延续二千多年的传统儒学，如何推封建糟粕之“陈”，出民主精华之“新”？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下面只能谈点本人探索意见。

一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谈到学习时有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他对于外国的文化遗产也有类似的说法：“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根据我的回忆，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这十七年间，国内学术界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同志这种观点作为学习研究中外文化遗产的指导方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各家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但也碰到难题，如对中国传统儒学，从孔孟之道下传二千多年，留下各个时期有关儒家学者思想的历史文献，我们如何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怎样看各个时期历史辩证法的发展？用食物消化的例子固然生动而具体；但一个学派或一个学者的思想如何区别其精华与糟粕，与食物消化不同，在历史文献中只是以话语的形式表述其思想，如“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忠君”、“孝亲”是儒家要普遍遵循的伦理观念。按照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如何分析其精华与糟粕，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文革”前十七年似还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二

统儒学中，像忠、孝那样人所共知的封建道德，到现代应该如何批判继承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有段解释：“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以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现

在没有君，忠字便可以不用，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国可不可以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

释，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强调了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忠”字的多层含义以及普遍性因素，忠的对象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但忠字本身不会随着某个特定对象消失。他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内容进行了现代阐释，为我们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上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有几处借用儒家经典中的某些格言，而作出符合自己需要的解释。如说《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

这段话，不是要共产党员学做古代的尧舜。他所以肯定孟子这句话，因为儒家认为人们通过自身努力锻炼和修养，就可以达到圣贤所具有的思想和品质。同样主张共产党员也要有自信，不要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是高不可攀，这样自暴自弃，就会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共产党员虽然追求的对象不同，但可以承传儒家这种自信精神。

国古时，曾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诗经》上有这样著名的诗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工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但是，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

最重要的，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脱离当前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必需结合这种斗争去总结、学习和运用历史上的革命经验，这就是说，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唯心主义的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对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认为这是自我反省的问题。他说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要进行自我修养，这是对曾子儒家自我反省思想的肯定。但对此他不是全盘继承，而是给以批判性的总结。他批评儒家的修养方法是唯心主义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而提出共产党员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人是要自我反省的，儒家是用“求放心”、“复性”的内省方法，但只是闭门思过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在社会实践中接受外来考验和加强自身的锻炼，这才是正确的修养方法。

中山、刘少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文化遗产进行承传的一些事例。将古人的道德格言按照今人需要作出现代诠释，能否说是符合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思想文化遗产的方针？比如孙中山对“忠”字的解释，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冯友兰对“忠”字亦有类似的说法，说封建时代是忠于皇帝，“忠”是抽象概念，皇帝是具体内容。现在可以说忠于党、忠于人民，具体内容不能继承，但“忠”的抽象概念可以继承，称之为“抽象继承法”。

继承法在当时一直受到批评，认为不符合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的批判继承方针。但思想观念不同于食物的消化，如以忠君为例，就不容易分辨，所以这次批判，并没有解决问题。其实刘少奇在《修养》中列举的例证，也可以说是抽象继承，如对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也没有具体继承什么，只是借用古人这个例子，鼓励共产党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品质时，不要丧失信心，要承传儒家这种自信精神。但当时没有人讨论这种方法的得失，对抽象继承法的批评后来也不了了之。

点设想，研究方法是否也可以相通。如对“忠”字的抽象继承，具体内容忠君已作为封建性糟粕受批判而抛弃，而继承的是新时代的忠于国、忠于人民，这不是可称之为批判继承吗？同样封建时代的忠君也可说是已经过时的“陈”货，而忠于国、忠于民则出自“新”时代的产物，说是“推陈出新”也是顺理成章吧？

奇对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如何继承的问题。他是批评儒家唯心主义的内省方法，而主张要在社会实践中加强自身的锻炼，这算是抽象继承、批判继承还是“推陈出新”？可能由于不同人的理解而有不同的看法吧！

三

上面两部分，先由毛泽东提出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并提出继承的标准与方法，但这些理论在应用时也引起争议。下面再就本文所选择主题的要求，作些讨论。

关于儒学在当代如何推陈出新？据对这个子题的解释，谓中心意思是儒学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发展自己，再去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现实服务。如此说来，也就是古为今用的意思。但儒学如何与时俱进来发展自己，应该

有条途径和发展过程。一般说来，儒学中的封建性糟粕是“陈”，而民主性精华是“新”，但“推陈出新”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是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下面试谈我的一点探索意见。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